

厚黑叢話  
(3)

富順李宗吾著



厚黑叢話  
(3)

富順李宗吾著

## 厚黑叢話卷五

成都華西日報廿五年  
一月二月

去歲元旦，華西報的元旦增刊上，我作有一篇文字，題曰「元旦預言」我的預言，是「中國必興，日本必敗」八個字，這是從我的厚黑史觀推論出來，必然的結果，不過又中未提明厚黑二字罷了。今年華西報發元旦增刊，先數日總編輯請我做篇文字，我說：做則必做，但我做了，你則非刊上不可，我的題目，是「厚黑年」三字，他聽了默然不語，所以二十五年華西報元旦增刊，諸名流都有文字，獨莫得厚黑教主的文字，就是這個原因，我認爲民國廿五年，是中國的厚黑年，也即是一千九百三十六年，爲全世界的厚黑年，諸君不信，且看事實之證明。

昔人說：「丈夫不能流芳百世，亦當遺臭萬年」，我民國元年發表厚黑學，

至今已二十五年。遺臭萬年的工作，算是做了四百分之一，俯仰千古，常以自豪，所以民國二十五年~~年~~在我個人方面，也可說是厚黑年。是應該開慶祝大會的。我想我的信徒，將來一定會仿耶穌紀年的辦法，以厚黑紀年，使厚黑學三字與國同休，每二十五年，開慶祝大會一次，自今以後，再開三百九十九次，那就是民國萬年了，我寫至此處，不禁高呼曰：中華民國萬歲！厚黑學萬歲！

去年吳稚暉在重慶時，新聞記者友人毛暢熙，約我同去會他。我說：我何必去會他呢？他讀盡中外奇書，獨莫有讀過厚黑學，他自稱是大觀園中的劉老老，此次由重慶，到成都，登峨眉，遊嘉定，大觀園中的風景和人物，算是看遍了，獨於大觀園外面，有一個最清白的石獅子，他却未見過。歡迎吳先生，我也去了來，他的演說，我也聽過，石獅子看見劉老老在大觀園進進出出，劉老老獨未看見石獅子，我不去會他，特別與他留點憾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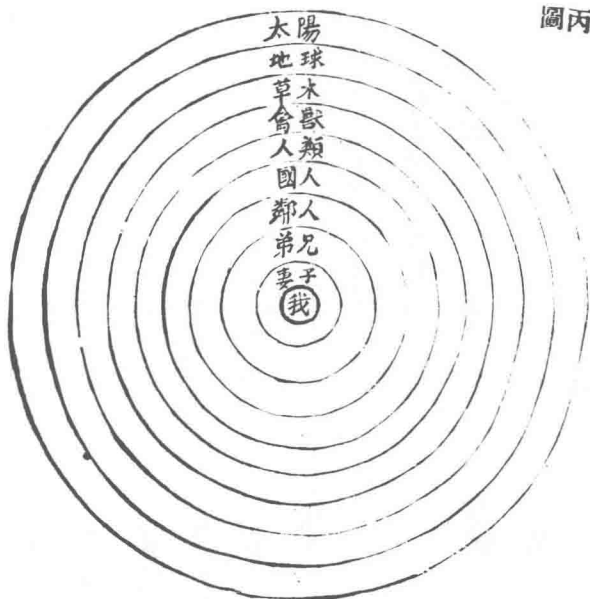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聽見厚黑學三字，卽罵曰：「李宗吾是壞人，」我卽還罵之曰：「你是宋儒。」要說壞，李宗吾與宋儒，同是壞人，要說好，李宗吾，與宋儒，同是聖人。就宋學言之，宋儒是聖人，李宗吾是壞人，就厚黑學言之，李宗吾是聖人，宋儒是壞人。故罵我爲壞人者，其人卽是壞人，何以故？是宋儒故。

我所最不了解者，是宋儒去私之說，程伊川身爲洛黨首領，造成洛蜀相攻，種下南渡之禍，我不知他的私字去掉了莫有？宋儒講性善，流而爲洛黨，在他們目中視之，人性皆善，我們洛黨，盡是好人，惟有蘇東坡，其性與人殊，是一個壞人。王陽明講致良知，滿街都是聖人，一變而爲東林黨，吾黨盡是好人，惟有力抗滿清的熊廷弼是壞人，是應該拿來殺的。清朝的皇帝，披覽廷弼遺疏，認爲他的計劃實行，滿清斷不能入關，憫其忠而見殺，下詔訪求他的後人，優加撫卹，而當日排擠廷弼最力，上疏請殺他的，不是別人，乃是至今公

認爲忠臣義士的楊漣左光斗等。這個道理，拿來怎講？嗚呼洛黨！嗚呼東林黨！我不知蒼頭夫子，當日何苦造下一個黨字，拿與程伊川，楊漣，左光斗，一般賢人君子，這樣用！奉勸讀者諸君，與其研究宋學，研究王學，不如切切實實的，研究厚黑學，倒還可以做些福國利民的事。

宋儒主張去私，究竟私是個甚麼東西，非把他研究清楚不可，私字的意思，許氏說又，是引韓非子之語來解釋，韓子原文，是「倉頡作書，自環者謂之私，背私謂之公，」環卽是圈子，私字古文作厶，篆文是〇，畫一個圈圈，公字，從八從厶，八是把一個東西，破爲兩塊的意思，故八者背也。「背私謂之公」，卽是說：把圈子打破了，才謂之公。假使我們只知有我，不顧妻子，這是環吾身畫一個圈，妻子必說我徇私，我於是把我字這個圈子撤去，環妻子畫一圈，但弟兄在圈之外，弟兄又要說我徇私，於是把妻子這個圈撤去，

圖丙



環弟兄畫一個圈，但鄰人在圈之外，又要說我徇私，於是把鄰人這個圈撤去，環國人畫一個圈，但他國人在圈之外，又要說我徇私，這只好把本國人這個圈撤了，環人類畫一個大圈，才可謂之公。但還不能謂之公。假使世界上動植礦都會說話，禽獸一定說：你們人類爲甚麼



要宰殺我們？未免太自私了，草木禽獸道：你爲甚麼要吃我們？你也未免自私。泥土沙石問草木道：你爲甚麼要吸取我的養料？你草木未免自私。并且泥土沙石可以問地心道：你爲甚麼把我們向你中心牽引？你地心也未免自私。地球又問太陽道：你爲甚麼把我向你牽引？你未免自私。太陽又可問地球道：我牽引你，你爲甚不攏來！時時想向外逃走？並且還暗暗的牽引我，你也未免自私。再反過來說：假令太陽怕地球說他徇私，他不牽引地球，地球也不知飛向何處去了。地心怕泥土沙石說他徇私，也不牽引了，這泥土沙石，立即灰飛而散，地球也就立即消滅。

我們從上項推論，繪圖如丙，就可得幾個要件如下：

(一)徧世界尋不出公字，通常所謂公，是畫了範圍的，範圍內人謂之公，範圍外人，仍謂之私。

(二)人心之私，通於萬有引力，私字除不掉，等於萬有引力之除不掉，如果除掉了，就會無人類，無世界，無怪宋儒去私之說，行之不通。

(三)我們討論人性善惡問題，曾繪出甲乙兩圖，說：「心理的現相，與磁場相像，與地心引力相像。」現在討論私字，繪出丙圖，其現相仍與甲乙兩圖相合。所以我們提出一條原則：「心理變化，循力學公例而行」，想來不會錯。

我們詳玩丙圖，中心之我，彷彿一塊磁石，周圍是磁場，磁力之大小，與距離成反比例，孟子講的差等之愛，是很合天然現象的。墨子講兼愛，只劃一個人類的大圈，主張愛無差等，內面各小圈俱無之，宜其深為孟子駁斥。

墨子志在救人，摩頂放踵以利天下，楊朱主張為我，叫他拔一毛以利天下，他都不肯，在普通人看來，墨子的品格，宜乎在楊朱之上，乃孟子曰：「逃

墨必歸於楊，逃楊必歸於儒，「認爲楊子在墨子之上，去儒家爲近，豈非很奇的事嗎？這正是孟子的卓見，我輩宜下細研究：

凡人在社會上做事，總須人已兩利，乃能通行無礙，孔孟的學說，正是此等主張，孔子所說：「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，」大學所說：「修齊治平，」孟子所說：「王如好貨，與民同之，」「王如好色，與民同之」，等語，都是本着人已兩利的原則立論。叫儒家損人利己，固然絕對不做，就叫他損己利人，他也認爲不對，觀於孔子答宰我，「井有人焉」之問，和孟子所說「君視臣如草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，」等語，就可把儒家真精神看出來，此等主張，最爲平正通達，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，捨去我字，成爲損己利人之行爲，當然爲孔門所不許。

楊子爲我，是尋着了中心點，故孟子認爲他的學說，高出墨子之上。楊子

學說中最精粹的，是：「智之所貴，存我爲貴；力之所賤，侵物爲賤」四語，（見列子），他知道自己有一個我，把他存起；同時知道：他人也有一個我，不去侵犯他，這種學說，真是精當極了，然而尙爲孟子所斥，這是甚麼道理呢？因爲儒家的學說，是人己兩利，楊子只做到利己而無損於人，失去人我之關聯，孔門以仁字主爲，仁字從二人，是專在人我間做工作，以我之所利，普及於人人，所以楊子學說，亦爲孟子所斥。

我因爲窮究厚黑之根源，造出甲乙丙三圖，據三圖以評判各家之學說，就覺得若網在綱，有條不紊了。卽如王陽明所講的「致良知」，與夫「知行合一」，都可用這圖解釋。把圖中之我字，作爲一塊磁石，磁性能相推用引，是具有離心向心兩種力量。陽明所說的良知，與孟子所說的良知不同：孟子之良知，指仁愛之心而言，是一種引力，陽明之良知，指是非之心而言，是者引之使近，

非者推之使遠，兩種力量俱具備了的，故陽明的學說，較孟子更爲圓通。陽明所謂致良知，在我個人的研究，無非是把力學原理，應用到事事物物上罷了。

王陽明講「知行合一」，說道：「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工夫，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」這個道理，用力學公例，一說就明白了。例如我聞友人病重，重去看他。我心中這樣想，即是心中發出一根力線，直射到友人方面，我由家起身，走到病人面前，即是沿着這根力線，一直前進。知友人病重，是此線之起點，走到病人面前，是此線的終點，兩點俱在一根直線上，故曰：「知行合一」，一聞友病，即把這根路線畫定，故曰「知是行的主意」。畫定了，即沿着此線走去，故曰：「行是知的工夫」。陽明把明德親民二者，合爲一事，把博學，審問，慎思，明辨，篤行，五者，合爲一事，把格致誠正，修齊治平八者合爲一事，即是用的這個方式，都是在一根直線上，從起點說至終點。

王陽明解釋大學誠意章，「如好好色，如惡惡臭」二句，說道：「見好好色，好好色屬行，只見好好色時，已自好了，不是見後，又立個心去好。聞惡臭屬知，惡惡臭屬行，只聞惡臭時，已自惡了，不是聞後，別立一個心去惡。」他這種說法，用磁電感應之理，一說就明白了。異性相引，同性相推，是磁電的定例。能判別同性異性者知也，推之引之者行也。我們在講室中試驗，即知磁電一遇異性，立即相引，一遇同性，立即相推，并不是判定同性異性後，才去推之引之，知行二者，簡直分不出來，恰是陽明所說「即知即行」的現相。

歷來講心學者，每以鏡爲喻，以水爲喻，我們用磁電來說明，尤爲確切。倘再進一步，說：「人之性靈，與地球之磁電，同出一源。」講起來更覺圓通。人事與物理，就可一以貫之。科學家說：「磁電見同性自然相推，見異性自然相引。」王陽明說：「凡人見父自然知孝，見兄自然知弟。」李宗吾說：

小孩見母親口中有餛餅，自然會取來放在自己口中，在母親懷中，吃乳吃餛餅，見哥哥近前來，自然會推他打他。」像這樣的講，則致良知也，厚黑學也，就成爲一而二，二而一了。

萬物有引力，萬物有離力，引力勝過離力，則其物存，離力勝過引力，則其物毀，目前存在之物，都是引力勝過離力的。故有「萬有引力」之說，其離力勝過引力之物，早已消滅，無人看見，所以「萬有離力」一層，無人注意，地球是現存之物，故把外面的東西，向內部索引，心是現存之物，故把六塵緣影，向內部索引，小兒是求生存之物，故見外面的東西，即取來放入自己口中，人類是求生存之物，故見有利之事，即牽引到自己身上。我們曠觀宇宙，即知天然現相，無一不是向內部索引，地球也，心也，小兒也，人類也，將來本是要由萬有離力的作用，消歸烏有的，但是未到消滅的時候，他那向內索引之

力，無論如何，是不能除去的，宋儒去私之說，等於想除去地心吸力，怎能辦得到，只好承認其私，提出生存二字爲重心，人人各遂其私，使人人能夠生存，天下自然太平。此鄙人之厚黑學，所以不得不作，閱者諸君，所以不得不研究也。

人人各遂其私，可說是私到極點，也即是公到極點，楊朱的學說，即是基於此種學理生出來的。他說道：「智之所貴，存我爲貴，」即是「各遂其私」的說法，同時他又恐各人放縱其私，妨害他人之私，所以跟着即說：「力之所賤，侵物爲賤」，這種學說，真是精當極了，施之現今，最爲適宜，我們應當特別闡揚。所以研究厚黑學的人，同時應當研究楊朱的學說。楊氏之學，在吾道雖爲異端，然亦可借證，對鈍根人，不能說上乘法，不妨談談楊朱學說。

地球是一個大磁石，磁石本具有引之推之兩種力量，其被地球所推之物，



已不知推到何方去了，出了我們視覺之外，只能看見他引而向內的力量，看不出推而向外的力量，所以只能說地球有引力，不能說地球有推力，人心猶如一塊磁石，是具備了引之推之兩種力量，由這兩種力，相推相引，才構成一個社會，其組織法，絕像太空中衆星球之相推相引一般，人但知人世相賊相害，是出於人心之私，不知人世相親相愛，也出於人心之私，人但知私心擴充出來，可以造成戰爭，擾亂世界和平；殊不知人類由漁獵，而遊牧，而農業，而工商業，造成種種文明。也由於一個私字，在暗中鼓盪。斯義也，彼程朱諸儒，烏足知之，此厚黑學所以爲千古絕學也。

黑厚二字，是從一個私字生出來的，不能說他是好，也不能說他是壞，這就是我那個同學朋友，謝綬青，跋厚黑學所說的：「如利刃然，用以誅盜賊則善，用以屠良民則惡，善與惡何關於刃，故用厚黑以爲善則爲善人，用厚黑以

爲惡，則爲惡人，……。」我發明厚黑學，等於瓦特發明蒸汽，無施不可，利用蒸汽，造成火車，駕駛得法，可以日行千里，駕駛不得法，就會跌下岩去。我提出「厚黑救國」的口號，就是希望司機生，駕駛火車，向列強衝去，不要像前日朝岩下開，也不要街上橫衝直撞，碾死行人。

物質不滅，能力不滅，這是科學家公認的定律。吾人之性靈，算是一種能力，請問：其生也從何而來，其死也從何而去，豈非難解的問題嗎？假定：吾人之性靈，與地球之磁電，同出而異名，這個問題，就可解釋了。其生也，地球之物質，變爲吾身之毛髮骨血，同時地球之磁電，變爲吾之性靈，其死也，毛髮骨血，退還地球，仍爲泥土，是謂物質不滅，同時性靈退還地球，仍爲磁電，是謂能力不滅，我們這樣的解釋，則昔人所謂：「浩氣還太虛」，所謂：「天地有正氣，下爲河嶽，上爲日星，於人曰浩然」，所謂：「自其不變者而觀之

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，「種種說法，就不是得空談了。倘有人問：靈魂是否存在？我們可以說：這是在各人的看法：吾人一死，此身化為泥土，性靈化為磁電，可謂之靈魂消滅。然吾身雖死，物質尚存，磁電尚存，即謂之靈魂尚存，亦無不可。性靈者吾人之靈魂也，磁電者地球之靈魂也，性靈與磁電，同出一源，我所繪甲乙丙三圖，即基於此種觀察生出來的，是為厚黑哲學的基礎，至于實際的真理，是否如此。我不知道，我只自己認為合理，就寫出來，是之謂宗吾。

我雖講厚黑學，有時亦涉獵外道諸書，一一以厚黑哲理繩之。佛氏說：佛性是不生不滅，不增不減，無邊際，無終始；楞嚴七處徵心，說心不在內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間。我認為吾人之性靈，與地球之磁電，同出而異名，則佛氏所說，與太空磁電何異。佛說：「本性圓融，周遍法世，」又說：「非有非無一推

此與磁電中和現相何異？黃宗義著「明儒學案」，「自序，開口第一句曰：一盈天下皆心也。」高攀龍自序爲學之次第云：「程子謂：「心要在腔子裏」，不知腔子何所指，果在方寸間否耶。覓註不得，忽於小學中，見其解曰，「腔子猶言身子耳」，以爲心不專在方寸，渾身是心也。」我們要解釋黃高二氏之說，可假定宇宙之內，有一至靈妙之物，無處不是灌滿了的，就其灌滿全身軀壳言之，名之曰心，就其灌滿宇宙言之，名之曰磁電，二者原是二而一，一而二的。佛氏研究心理，西人研究磁電，其途雖殊，終有溝通之一日。佛有天眼通，天耳通，能見遠處之物，能聞遠處之語，西人發明催眠術，發明無線電，也是能見遠處之物，能聞遠處之語，這即二者溝通之初基。

我們把物質的分子，加以分析，即得原子，把原子再分析，即得電子，電子是一種力，這是科學家業已證明了的。我們的身體，是物質集合而成，也即

是電子集合而成。身與心本是一物，所以我們心理的變化，逃不出磁電學的規律，逃不脫力學的規律。

人類有誇大性，自以為萬物之靈，彷彿心理之變化，不受物理學的支配，其實只能說，人是物中之較高等者，終逃不出物理學的大原則。我們試驗理化，溫度變更，或參入他種藥品，形狀和性質，都要改變。吾人遇天氣大熱，心中就煩燥，這是溫度的關係，飲了酒，性情也會改變，這是參入一種藥品，起了化學作用。從此等地方觀察，人與物有何區別，故物理學中的力學規律，可適用到心理學上。

王陽明說：「知行合一」，即是「思想與行為合一」。如把知字，改作思想二字，更為明瞭，因為人的行為，是受思想的支配，所以觀察人的行為，即可窺見其心理，知道他的心理，即可預料其行為，古人說：「誠於中，形於外

。」又說：「中心達於面目」，又說：「根於心，見於面，盎於背，施於四體」，這都是心中起了一個念頭，力線一發動，即依着直線進行的公例，達於面目，跟着即見於行事了。但有時心中起了一個念頭，竟未見諸實行，這是甚麼緣故呢？這是心中另起一種念頭，把前線阻住了。猶如我起身去看友人之病，行至中途，因事見阻一樣。

陽明說的「知行合一」不必定要走到病人面前才算行，只要動了看病人的念頭，即算行了。他說：「見好色屬知，好好色屬行。」普通心理學，分知情意三者，這「好好色」，明明是情，何以謂之行呢！因爲一動念，這力線即注意到色字上去了。已經是行之始，故陽明把情字看作行字。他說的「知行合一」，可說是「知情合一」。

人心如磁石一般，我們學過物理，即知道：凡是鐵條，都有磁力，因爲內

部分子凌亂，南極北極相消，才顯不出磁力來。如用磁石在鐵條上引導一下，內部分子，南北極排順，立即發出磁力。我國四萬萬人，本有極大的力量，只因內部凌亂，致受列強的欺凌，我們只要把內部力線排順，四萬萬人的心理，走在同一的線上，發出來的力量，還了得嗎？問：內部分子，如何才能排順？我說：你只有研究厚黑學，我所寫的厚黑叢話，即是引導鐵條的磁石。

我國有四萬萬人，只要能夠聯為一氣，就等於聯合了歐洲十幾國，我們現受日本的壓迫，與其哭哭啼啼，跪求國聯援助，跪求英美諸國援助，毋寧哭哭啼啼，跪求國人，化除意見，協助中央政府，先把日本驅逐了，再說下文。人問：國內意見，怎能化除？我說：你把厚黑學廣為宣傳，使一般人了解厚黑精義，及厚黑學使用法，自然就辦得到了。

我發明厚黑學，一般人未免拿來用反了，對列強用厚字，搖尾乞憐，無所

不用其極，對國人用黑字，排擠傾軋，無所不用其極，以致把中國鬧得這樣糟。我主張翻過來用，對國人用厚字，事事讓步，任何氣都受，任何舊賬都不算，對列強用黑字，凡可以破壞帝國主義者，無所不用其極，一點不讓步，一點氣都不受，一切舊賬非算清不可。然此非空言所能辦到，其下手方法，則在調整內部，把四萬萬根力線排順，根根力線，直射列強，這即是我說的「黑厚救國」。

人問我：對外的主張如何？我說：我無所謂主張，日本是入室之狼，俄國是當門之虎，歐美諸強國，是宅左宅右之獅豹，請問諸君，處此環境，室內人當如何主張？

世界第二次大戰，迫在眉睫，有主張聯英美以抗日本的，有主張聯合日本以抗俄國的，又有主張如何如何的，若以我的厚黑哲學推論之，都未免錯誤。



我寫的厚黑叢話第二卷內面，曾有「黑厚國」這個名詞，邇來外交緊急，我主張將「厚黑國」從速建立起來，即以厚黑教主，兼充厚黑國的國王，將來還要欽頒厚黑憲法，此時東鄰日本，有甚麼水鳥外交，啄木外交，我先把我的厚黑外交，提出來，同我的厚黑弟子，討論一下：

我們學物理化學，可先在講室中試驗，惟有國家這個東西，不能在講室中試驗，據我看來，還是可以試驗，現在五洲之中，各國林立，諸大強國，互相競爭，與我國春秋戰國時代是一樣的，我們可以說：現在的五洲萬國，是春秋戰國的放大形，當日的春秋戰國，即是我們的試驗品。

春秋戰國，賢人才士最多，他們研究出來的政策，很可供我們的參考。那個時候，共計發生兩大政策：第一是春秋時代，管仲「尊周攘夷」的政策。第二是戰國時代，蘇秦「聯六國以抗強秦」的政策。自從管仲定下「尊周攘夷」

的政策，齊國遂崛起爲五霸之首，後來管文稱霸，也沿襲他的政策，就是孔子修春秋，也不外「尊周攘夷」的主張，這個政策，很值得我們的研究。戰國時，蘇秦倡「聯六國以抗強秦」之議，他的從約成功，秦人不敢出關者十五年，這政策，更值得研究。我國現在情形，既與春秋戰國相似，我主張把管仲蘇秦的兩個法子，融合爲一，定爲厚黑國的外交政策。管仲的政策，是完全成功的，蘇秦的政策，是始而成功，終而失敗，究竟成功之點安在？失敗之點安在？我們可以細細討論。

春秋時，周天子失了統馭能力，諸侯互相攻伐，外夷乘間侵入，弱小國很受蹂躪，與現在情形，是一樣的。楚國把漢陽諸姬滅了，還要問鼎中原，與日本滅了琉球高麗，進而佔據東北四省，進而佔據平津，是一樣的。那個時候，一般人正尋不着出路，忽然跳出一個大厚黑家，名曰管仲，霹靂一聲，揭出一

尊周攘夷」的旗幟，用周天子的名義，驅逐外夷，保全弱小國家的領土，大得一般人的歡迎。他的辦法，是九合諸侯，把弱小民族的力量，集中起來，向外夷攻打，伐山戎以救燕，伐狄以救衛邢，這是用一種合力政策，把外夷各個擊破。以那時國際情形而論，楚國是第一強國，齊雖泱泱大國，但經襄公荒淫之後，國內大亂，桓公即位之初，長勺之戰，連魯國這種弱國，都戰不過，其衰弱情形可想，召陵之役，竟把楚國屈伏，全由管仲政策適宜之故。我國在世界弱小民族中，弱則有之，小則未也，絕像春秋時的齊國，天然是盟主資格。當今之世，「管厚黑」復生，他的政策，一定是：「擁護中央政府，把全國力量集中起來，然後進而聯合弱小民族，把全世界力量，集中起來，向諸大強國攻打。」基於此種研究，我國當九一八事變之後，早就該使下厚黑學，退出國際聯盟，另組一個「世界弱小民族聯盟」與那個分贓集團的國聯，成一個對抗形

勢，由我國出來，當一個齊桓公，領導全世界被壓迫民族，對諸大強國奮鬥。

到了戰國，國際情形又變，齊楚燕趙韓魏秦，七雄並立，周天子已經扶不起來，紙老虎成了無用之物，尊周二字，說不上了。秦楚在春秋時，爲夷狄之國，到了此時，攘夷二字，更不適用。七國之中，秦最強，駸駸乎，有併吞六國之勢，於是第二個大厚黑家蘇秦，挺身而出，倡議聯合六國，以抗秦國，卽是聯合衆弱國，攻打一強國，仍是一種合力政策，可說是一管厚黑政策的變形。基於此種研究，我們可把日俄英美法意德諸國，合着爲一個強秦，把全世界弱小民族，看作六國，當然組織一個「弱小民族聯盟」，以與諸強國周旋。

諸君莫把蘇秦的法子小視了，他是經過引錐刺股的工夫，揣摩期年，才研究出來，他這個法子，含有甚深的學理，他讀的是太公陰符，陰符是道家之書，古陰符不傳，現行的陰符，是偽書，我們既知是道家之書，就可借老子的道

德經來說明，老子一書，包藏有很精深的厚黑原理，戰國時厚黑大家文種范蠡，漢初厚黑大家張良陳平等，都是從道家一派出來的，管子之書，漢書藝文志，列入道家，所以管仲的內政外交，暗中以厚黑二字爲根據。鄙人發明厚黑學，進一步研究，創一條定理：「心理變化，循力學公例而行，」還讀老子之書，就覺得處處可用力學公例來解釋，將來我講「中國學術」時，才來逐一說明，此時談厚黑外交，談到蘇秦，我只能說，蘇大厚黑的政策，與老子學說相合，與力學公例相合。

老子曰：「天之道，其猶張弓乎，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」，這明明是歸到一個平字而上，力學公例，兩力平衡，才能穩定，水不平則流，人不平則鳴，蘇秦窺見這個道理，遊說六國，抱定一個平字立論，與近世孫中山學說相合。他說六國，每用「寧爲雞口，無爲牛後」，和「稱東

藩，築帝宮，受冠帶，祠春秋」，一類話，激動人不平之氣，孫中山說：中國人，連高麗安南等亡國人都不如，位置在「殖民地」之下，當名曰「次殖民地」其論調是一樣的，無非是求歸於平而已。蘇秦的對付秦國的法子，是一把六國聯合起來，秦攻一國；五國出兵相救」，此種辦法，合得到克魯泡特金「互助」之說，秦雖強，而六國聯合起來，力量就比他大，合得到達爾文「強權競爭」之說。他把他的政策，定名為「合從」，更可尋味，齊楚燕趙韓魏六國，發出六根力線，取縱的方向，向強秦攻打，明明是力學上的合力方式。他這個法子，梭諸管仲政策，含義更深，所以必須揣摩期年，才研究得出來，他一研究出來，自己深信不疑的說道：「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」果然一說就行，六國之君，都聽他的話，戰國策曰：「當此之時，天下之大，萬民之衆，王侯之威，謀臣之權，皆決於蘇秦之策。」又曰：「廷說諸侯之王，杜左右之口，天下莫之能抗」

，你想：戰國時候，百家爭鳴，是學術最發達時代，而蘇厚黑的政策，能夠風靡天下。豈是莫得真理嗎？

管蘇兩位大厚黑家，定下的外交政策，形式雖不同，裏子是一樣的，都是合衆弱國以攻打強國，都是合力政策，然而管仲之政策成功，蘇秦之政策，終歸失敗，從約終歸解散，其原因安在呢？管仲和蘇秦，都是起的聯軍，大凡聯軍總要有負責的首領，唐朝九節度相州之敗，中有郭子儀李光弼諸名將，卒至潰敗者，就由於莫得負責的首領。齊國是聯軍的中堅份子，戰爭責任，一肩担起，其他諸國，立於脅助地位。六國則彼此立於對等地位，不相統轄，缺乏重心，蘇秦當從約長，本然是六國的重心，無奈他這個人，莫得事業心，當初只因受了妻不下機，嫂不爲炊的氣，才發憤讀書，及佩了六國相印，可以驕傲父母妻嫂，就志滿意得，不復努力，你想當首領的人，都這個樣子，怎能成功？

假令管大厚黑來當六國的從約長，是決定成功的。

蘇秦的政策，確從學理上研究出來，而後人反鄙視之，其故何也？這只怪他早生了二千多年，未克復領教李宗吾的學說，他陳書數十篋，中間缺少了一部「厚黑叢話」，不知道「厚黑爲裏，仁義爲表」的法子，他遊說六國，純從利害上立論，赤裸裸的把厚黑表現出來，忘却在上而糊一層仁義，所以他的學說，就成爲邪說，無人研究，這是很可惜的。我們用厚黑史觀的眼光看去，他這個人，學識有餘，實行不足，平生事蹟，可分兩截看，從刺股至當從約長，爲一截，是學理上之成功，當從約長以後，爲一截，是實行上之失敗，前一截，我們當奉以爲師，後一截，當引以爲戒。

我們把春秋戰國，外交政策，研究清楚了，再來研究魏蜀吳三國的外交政策；三國中，魏最強，吳蜀俱弱，諸葛武侯，在隆中，同劉備定的大政方針，



是東聯孫吳，北攻曹魏，合兩弱國，以攻一強國，仍是蘇大厚黑的法子。史稱：孔明自比管樂，我請問讀者一下：孔明治蜀，略似管仲治齊，自比管仲，尙說得去，惟他平生政績，無一點與樂毅相似，以之自比，是何道理？這就很值得研究了。考之戰國策：燕昭王伐齊，是合五國之兵，以樂毅爲上將軍，他是聯軍的統帥，與管仲相稱公，帥諸侯之兵以攻楚是一樣。燕昭王欲伐齊，樂毅獻策道：「夫齊霸國之餘教，而驟勝之遺事也，閑於兵甲，習於戰攻，王若欲攻之，則必舉天下而圖之，」因主張合趙楚魏宋以攻之。孔明在隆中，對劉先帝說道：「曹操已擁百萬之衆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此誠不可與爭鋒」，因主張：西和諸戎，南撫夷越，東聯孫權，然後北伐曹魏，其政策與樂毅完全一樣。樂毅曾奉昭王之命，親身赴趙，把趙聯好了，再合楚魏宋之兵，才把齊打破。孔明奉命入吳，說和孫權，共破曹操於赤壁，其舉動也是一樣，此卽孔明自比樂

毅所甲來也，至於管仲糾合衆弱國，以討伐最強之楚，與孔明政策相同，更不待言。由此知孔明聯吳伐魏的主張，不外管仲樂毅的遺策。

東漢之末，天子失去統馭能力，羣雄並起，與春秋戰國相似，孔明隱居南陽時，與諸名士討論天下大勢，大家認定：曹操勢力最強，非聯合天下之力，不能把他消滅，希望有春秋時的管仲，和戰國時的樂毅，這類人才出現。於是孔明遂自許：有管仲樂毅的本事，能夠聯合羣雄，攻打曹魏，這是所謂「自比管樂」了，不過古史簡略，只記「自比管仲樂毅」一句，把他和諸名士的議論，概行刪去了，及到劉先帝三顧草廬時，所有袁紹，袁術，呂布，劉表等，一一消滅，僅剩一個孫權，所以隆中定的政策，是東聯孫吳，北攻曹魏，這種政策，是同諸名士，細細討論過的，故終身照着這個政策行去。

「聯合衆弱國攻打強國」的政策，是蘇秦揣摩幕期年，研究出來的。是孔明隱

居南陽，同諸名士，討論出來的，中間含有絕大的道理。人稱孔明爲王者之才，殊不知：孔明澹泊寧靜，頗近道家，他生平所讀的，是最粗淺的兩部厚黑教科書，第一部是韓非子，他治國之術，純是師法申韓。曾手寫申韓以教後主，申子之書不傳，等我講厚黑政治時再談。第二部是戰國策，他的外交政策，純是師法蘇秦，戰國策載：蘇秦說韓王曰：「臣聞鄙諺曰：『寧爲雞口，無爲牛後』，今大王西而交臂而臣事秦，何以異於牛後乎？」韓王忿然作色，攘臂按劍，仰天太息曰：「寡人雖死，必不能事秦」。三國志載：孔明說孫權，叫他率兵東甲，北而降曹，孫權勃然曰：「吾不能舉全吳之地，十萬之衆，受制於人，」我們對照觀之，孔明的策略，豈不是與蘇厚黑一樣？

「聯衆弱國，攻打強國」的政策，非統籌全局從大處着眼，看不出來。這種政策，在蜀只有孔明一人能了解，在吳只有魯肅一人能了解，魯肅主張捨出荆

州，以期與劉備聯合，其眼光之遠大，幾欲駕孔明而上之。蜀之關羽，吳之周瑜呂蒙陸遜，號稱英雄，俱只見着眼前小利害，對於這種大政策，全不了解，劉備孫權，有相當的了解，無奈認不清，拿不定，時而聯合，時而破裂，破裂之後，又復聯合。長了解者，莫如曹操他聽見孫權把荊州借與劉備，二人實行聯合了，正在寫字手中之筆都落了。其實孫劉聯合，不過抄寫蘇厚黑的舊文章，曹操是千古奸雄，聽了都要心驚胆戰，這個法子的厲害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從上面的研究，可得一結論曰：「當今之世，諸葛武侯復生，他的政策，決定是：退出國聯，組織世界弱小民族聯盟，向諸大強國進攻。」

我們倡出「弱小民族聯盟」之議，聞者必惶然大駭，以為列強勢力這樣的大，我們組織弱小民族聯盟，豈不觸列強之怒，豈不立取滅亡？這種疑慮，是一般人所有的，當時六國之君，也有這樣疑慮，張儀知六國之君胆怯，就乘勢恐

嚇之，說道：「你們如果這樣幹，秦國必如何如何的攻打你，我勸你還是西向事秦，將來有如何的好處，」六國聽他的話，遂連袂事秦，卒至一一爲秦所滅。歷史具在，諸君試取戰國策細讀一過，看張儀對六國的話，像不像拿現在列弱勢力，去恐嚇弱小國一般，六國信張儀的話而滅亡，然則爲弱小民族計，何去何從，不言而決。

蘇秦說六國聯盟，是從利害立論，說得娓娓動聽，張儀勸六國事秦，也是從利害立論，也是說得娓娓動聽，同是就利害立論，二說極端相反，何以俱能動聽呢？其差異之點：蘇秦所說的利害，是就大者遠者言之，張儀是就小者近者言之，常人目光短淺，只看到眼前利害，雖以關羽周瑜呂蒙陸遜，這類才俊之士；尙不免爲眼前小利害所惑，何況六國昏庸之主，所以張儀之言，一說即入，由後日的事實來證明，從張儀之說而亡國，足知蘇秦之主張是對的。今之

論者，怕觸怒列強，不敢組織弱小民族聯盟，恰走入張儀途徑，願讀者深思之！  
！深思之！

蘇秦與張儀同學，自以爲不及儀。後來回到家中，引錐刺股，揣摩期年，加了一番自修的苦功，其學力遂超出張儀之上，說出的話，確有真理，孟子對齊宣王曰：「海內之地，方千里者九，齊集有其一，以一服八，何以異於鄒敵楚哉，」這種說法，宛然合從聲口。孟子譏公孫衍張儀，以順爲正，是妾婦之道，獨未說及蘇秦。我們細加研究，公孫衍張儀教六國事秦，儼如妾婦事夫，以順爲正，若蘇秦之反抗強秦，正是孟子所謂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。

孟子之學說，最富於獨立性，我們讀孟子答滕文公「事齊事楚」之間，答「齊人築薛」之間，答「事大國則不得免焉」之間，獨立精神，躍然紙上，假令孟子生今之世，絕不會仰承列強鼻息，絕不會接受喪權辱國的條件。

宇宙真理，只要能夠徹底研究，得出的結果，彼此是相同的，所以管仲「尊周攘夷」的政策，律以孔子的春秋是合的，蘇秦「合衆弱國以抗一個強國」的政策，律以孟子的學說，也是合的，司馬光著資治通鑑，也說合從是六國之利，足徵蘇秦的政策是對的。我講厚黑學有兩句秘訣：「厚黑爲裏，仁義爲表，」假令我們明告於衆曰：「我們應當師法蘇秦聯合六國之法，聯合世界弱小民族，」一般人必詫異道：「蘇秦是講厚黑學的，是李瘋子一流人物，他的話都信得嗎？信了立會亡國」，我們改口說道：「此孔孟遺意也，此諸葛武侯之政策也，此司馬溫公之主張也，」聽者必歡然接受。

大丈夫寧爲雞口，無爲牛後，寧爲玉碎，無爲瓦全，我國以四萬萬民衆之國，在國聯中求一理事而不可得，事事惟列強馬首是瞻，亡國之禍，迫於眉睫，與其坐以待斃，孰若起而攻之，與其在國聯中，仰承列強鼻息，受列強之宰

割，曷若退而爲弱小民族之盟主，與列強爲對等之周旋。春秋之義，雖敗猶榮，而況乎斷斷不敗也。

晉時李特入蜀，周覽山川形勢，嘆曰：「劉禪有如此江山，而降於人，豈非庸才，」我國有這樣的土地人民，而受制於東鄰三島，千秋萬歲後，讀史者，將謂之何！余豈好講厚黑哉，余不得已也。凡我四萬萬民衆，快快的厚黑起來。一致對外，全世界被壓迫民族，快快的厚黑起來，向強列進攻。

孫中山演說集，載有一段故事，日俄戰爭的時候，俄國把波羅的海的艦隊調來，繞過非洲，走入日本對馬島，被日本打得全軍覆沒，這個消息傳出來，孫中山適從蘇彝士河經過，有許多土人，看見孫中山是黃色人，現出很歡喜的樣子來問道：「你是不是日本人呀？孫中山說道：「我是中國人，你們爲甚麼這樣的高興呢？他答應道：「我們東方民族，總是被西方民族壓迫，總是受痛苦



，以爲沒有出頭的日子，這次日本打敗俄國，我們當如自己打勝仗一樣，這是應該歡喜的，所以我們便這樣的高興。」我們試想：日本打敗俄國，與蘇彝士河邊的土人何關，日本又從莫說過：要替他們解除痛苦的話，他們現出這種樣子，世界弱小民族心理，也就可想見了。威爾遜提出「民族自決」的口號，大受弱小民族的歡迎，我們組織弱小民族聯盟，於「民族自決」之外，再加以「弱小民族互助」的口號，對內自決，對外互助，當然更受歡迎。且威爾遜不過徒呼口號而已，我們組織弱小民族聯盟，有特設之機關提挈之，更容易成功。

威爾遜「民族自決」之主張，其所以不能成功者。由於本身是矛盾的，弱小民族，是被壓迫者，威爾遜代表美國，美國是列強之一，是佔在壓迫者方面，威爾遜個人，雖有這種主張，其奈美國之立場不同何？我國與弱小民族，是站在一個立場，出來提倡民族自決，組織弱小民族聯盟，彼此互助，是決定

成功的。

至於和會上威爾遜之所以失敗者，則由威爾遜是教授出身，不脫書生本色，未曾研究過厚黑學，美國參戰之初，提出十四條原則，主張民族自決，巴黎和會初開，全世界弱小民族，把威爾遜當如救世主一般，以爲他們的痛苦，可以在和會上解除了，那知英國的路易喬治，法國的克利滿梭，都是精研厚黑學的人，就中克利滿梭，綽號「母大虫」，尤爲兇悍，初聞威爾遜鼎鼎大名，見而之後，才知黔驢無技，時時奚落他，甚至說道：「上帝只有十誠，你提出十四條，比上帝還多了四條，只好拿在天國去行使」。威爾遜只好忍受，後來意大利全權代表下旗歸國，日本全權代表，也要下旗歸國，就把威爾遜嚇慌了，俯首貼耳，接受他們要求，而民族自決四字。遂成泡影。

假令我這個厚黑教主，是威爾遜，我就裝癡賣呆，聽憑他們奚落，坐在和

會席上，一言不發，直待意大利下旗歸國，日本下旗歸國，已經出了國門，猝然站起來，在席上一巴掌說道：「你們要這樣幹嗎？我當初提出十四條原則，主張民族自決，你們認了可，我美國才參戰，而今你們這樣幹，使我失信於美國人民，失信於全世界弱小民族，而今只好領率全世界弱小民族，向你們英法意日四國，決一死戰，才可見諒於天下後世。你母大虫說我這十四條，應拿在天國行使，你看我於一個星期內，用鮮血將這個地球染紅，就從這鮮血中，現出一個天國，與你母大虫看」。說畢，退出和會，應用我的補鍋法，把鍋敲破了再說，三十分鐘內，通電全世界，叫所有弱小民族，一致起來，對列強反戈相向，由美國指揮作戰，這樣一來，請問英法敢開戰嗎？當日事實俱在，我們不妨研究一下，德國戰鬥力並未損失，最感痛苦者，食料被列國封鎖耳，只要接濟他的糧食，單是一個德國，已夠英法對付。大戰之初，英法許殖民地，

許多權利，弱小民族，拋棄舊日嫌怨，一致贊助，印度甘地，也叫他的黨徒，幫助英國。原想戰勝之後，可以抬頭，那知和會上，列強食言，弱小民族，正在含血噴天，有了威爾遜這樣的主張，他們在戰地上，還有不立即倒戈嗎？兼之美國是生力軍，國家又富，英法已是精疲力倦，如果實行開戰，可斷定：一個星期，把英法打得落花流水，這個戰火，請問英法敢打嗎？如果要我美國不打，除非十四條，條條實行，並須加點利息，格外增加兩條，何以故呢？因為你英法諸國，素無信義，明明白白的承認了的條件，都要翻悔，所以十四條之外，非增加兩條，以資保障不可。威爾遜果然這樣幹，難道民族自決之主張，不能實現嗎？無奈威爾遜一見意大利和日本的使臣，下旗歸國，就手忙腳亂，用「鋸箭法」了事，竟把千載一時之機會失去，惜哉！惜哉！不久箭頭在內面陸續發作，我國東北四省，無端失去，阿比西尼亞，無端受意大利之摧殘，世

界第二次大戰，行將爆發，凡此種種，都由威爾遜在和會席上，少拍了一巴掌之故，甚矣厚黑學之不可不講也。

上述的辦法，以威爾遜的學識，難道見不到嗎？就說威爾遜是書呆子，不懂厚黑學，同威爾遜一路到和會的，有那麼多專門人才，那麼多外交家，一個個都是在厚黑場中，來來往往的人：難道這種粗淺的厚黑技術都不懂得，還待李瘋子來說嗎？他們懂是懂得的，只是不肯這樣幹，其原因就是弱小民族是被壓迫者，美國是壓迫者之一，根本上，有了這種大矛盾，美國怎能這樣幹呢？

威爾遜提出「民族自決」四字，與他本國的立場，是矛盾的，日本是精研厚黑學的，窺破威爾遜有此弱點，就在和會上提出「人種平等」案，朝着他的弱點攻去，意若曰：「你會唱高調，等我唱個高調，比你更高，」這本是厚黑學的妙用，果然把威爾遜制住了，然而威爾遜畢竟是天竄聰明，他并莫有請過

厚黑學譯本，居然懂得厚黑哲理，他明知民族自決之主張，爲列強所不許，爲本國所不許，竟大吹大擂起來，鬧得舉世震驚，此卽是鄙人「辦事二妙法」中之「補鍋法」也，把鍋之裂痕，敲得長長的，乘勢大出風頭，迨至意大利和日本全權代表，要下旗歸國，他就馬馬虎虎了事，此「辦事二妙法」中之「鋸箭法」也。威爾遜可以昭告世界曰：「民族自決之主張，其所以不能貫徹者，非我不盡力也，其奈環境不許何，其奈英法意日之不贊成何」，是無異外科醫生，對人說道：「我之只鋸箭幹，而不取箭頭者，非外科醫生不盡力也，其奈內科醫生，袖手旁觀何！」噫，威爾遜真厚黑界之聖人哉！

中國八股先生有言曰：「東海有聖人，西海有聖人，此心同，此理同也」，鄙人發明補鍋法，鋸箭法，此先知先覺之東方聖人也，威爾遜實行補鍋法，鋸箭法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雖欲不謂之西方聖人，不可得已。

我當日深疑：威爾遜是個老教書匠出身，是一個書呆子，何以會懂得補鍋法，鑄箭法？後來我多方考察，才知他背後站有一位軍師，豪斯大佐，是著名的陰謀家，是威爾遜的腦筋，威爾遜之當總統，他出力最多，威爾遜的閣員，大半是他推荐的，所有美國絕交參戰也，山東問題也，都是此公的主張，他專門唱後台戲，威爾遜不過登場之傀儡罷了。威爾遜聽信此公的話，等於劉邦之聽信張子房，我們既承認劉邦爲厚黑聖人，就呼威爾遜爲厚黑聖人，也非過譽。

一般人都以爲巴黎和會，威爾遜厚黑學失敗，殊不知威爾遜之失敗，卽是威爾遜之成功；他當美國第二十八代的總統，試問：從前二十七位總統，讀者諸君，記得幾人姓名？我想除了華盛頓，林肯二人，鼎鼎大名而外，第三恐怕要數威爾遜了，任人如何批評，他總算是歷史上有名人物，問其何修而得此，

無非是善用補鍋法，鋸箭法罷了，假使他不懂點厚黑學，不過混在從前二十七位總統中間，姓名若有若無，威爾遜三字，安能赫赫在人耳目？由是知：厚黑之功用大矣哉！成則建千古不朽之盛業，敗亦留宇宙大名，讀者諸君快快的與我拜門，只要把臉兒弄得厚厚的，心兒弄得黑黑的，跳上國際舞台，包管你名垂宇宙，包管你把世界列強，打得棄甲曳兵而逃。

巴黎和會，聚世界厚黑家于一堂，鉤心鬥角，彷彿一羣拳術家，在擂台上較技，我們站在台下。把他們的拳法，看得清清楚楚，當用何種拳法，才能破他，台下人了了然然，台上人反漠然不覺。當初威爾遜提出「民族自決」之主張，大得弱小民族之歡迎，深為英法意日所不喜，可知「民族自決」四字，可以擊中列強的要害，及後日本提出「人種平等」案，威爾遜就啞口無言，而「民族自決」案，就無形打消，可知「人種平等」四字，可以擊中歐美人的要害，



我國如出來提倡「弱小民族聯盟」，把威爾遜的「民族自決」案，和日本的「人種平等」案，合一爐而冶之，豈不更足以擊中他們的要害嗎？

美國和日本，是站在壓迫者方面的，威爾遜主張的「民族自決」，日本主張的「人種平等」不過口頭拿來說說，并無實行的決心，已經鬧得舉世震驚，列強大嚇，我國是站在被壓迫者方面，循着這個路子做去，口頭這樣說，實際上就這樣做，并且猛力做，當然收很大的效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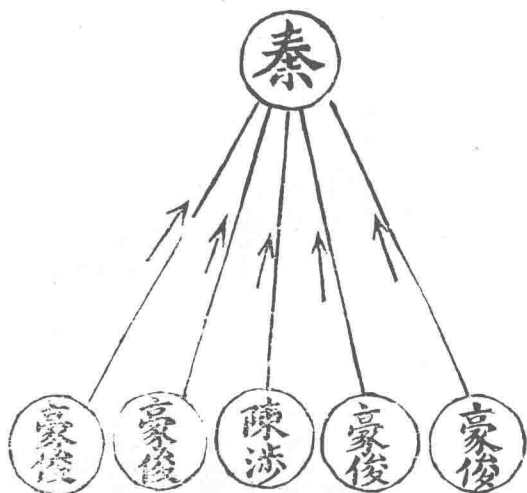
譬之打戰，先要偵探一下，再用兵略略攻打一下，才知敵人某處虛，某處實，既把虛實明瞭了，然後才向着他的弱點猛攻，陸逸大破劉先帝，就是用的這個法子，劉先帝連營七百里，陸逸先攻一營不利，對衆人說道：「他的虛實，我已知道了，自有破之之法，」於是縱火燒之，劉先帝遂全軍潰敗。威爾遜提出「民族自決」案，舉世震動，算替弱小民族偵探了一下，日本提出「人種平等」案，就把威爾遜夾持着了，算是向列強略略攻了一下，他們幾位厚黑家

，把自家的弱點，盡情暴露，我們就向着這個弱點，猛力攻去，他們的帝國主義，當然可以一舉而摧滅之。

劉先帝之失敗，是由於連營七百里，戰線太擺寬了，陸遜令軍士，每人持一把茅，隔一營，燒一營，同時動作，劉先帝首尾不能相顧，遂至全軍潰敗。列強殖民地太寬，彷彿劉先帝連營七百里一般，我們糾約世界弱小民族，同時動作，等於陸遜燒連營，偏地是火，列強首尾不能相顧，他們的帝國主義，當然潰敗。英國自誇：凡是太陽所照之地，都有英國的國旗，我們把「弱聯會」組織好了，可說：凡是太陽所照之地，英國人都該挨打。

劉先帝身經百戰，矜驕極了，以為陸遜是個少年，不把他放在眼裏，不知陸遜能夠忍辱負重，是厚黑界後起之秀，猝然而起，出其不意，把這位老厚黑打得一敗塗地，列強自恃中械精利，把我國看不起眼，矜驕極了，我國備受欺凌，事事讓步，忍辱負重，已經到了十二萬分，當然學陸遜，猝然而起，奮力一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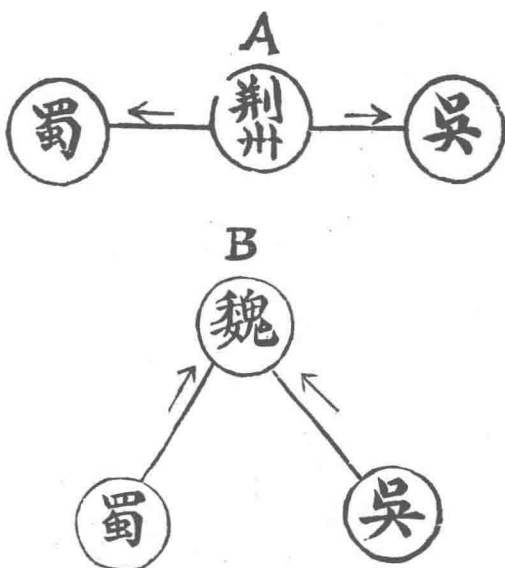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謂：弱小民族，極形渙散，不易聯合，這也不必慮，以歷史證之：贏



件，列強是具備了的，我國出來，當一個陳涉，振臂一呼，世界當然聞風響應。

秦之末，天下苦秦苛政，陳涉振臂一呼，山東豪俊，羣起響應，立把嬴秦滅了，這是甚麼道理呢？因為人人積恨嬴秦已久，人人都想推倒他，心中發出的力線，成爲方向相同的合力線，所以陳涉起事之初，并未派人去聯絡山東豪俊，而山東豪俊，自然與之行動一致。現在列強壓迫弱小民族，苛虐情形，較諸嬴秦，有過之無不及，嬴秦亡國條

劉備孫權，兩位厚黑家，本是郎舅之親，大家的眼光，注射在荊州上，劉



，其圖如（B）於是仇讎之國，立即和好。心理變化，循力學公例而行，（A）圖

備把他向西拖，孫權把他向

東拖，力線相反，其圖如（

A）於是郎舅決裂，夫婦生

離，關羽被殺，七百里之連

營被燒，劉先帝東征兵敗，

身死白帝城，吳蜀二國，幾

成了不共戴天之仇，後來諸

葛亮遣鄧芝入吳，約定同齊

伐魏，目標一變，心理即變

力線，是橫的方向，彼此是衝突的，（B）圖的力線，是縱的方向，是合力的方式。彼此不生衝突。

我國連年內亂。其原因是由國人的目光，注射在國內之某一點，彼此的力線，成了橫的方向，當然生衝突。我們應當師法諸葛武侯，另提目標，使力線成縱的方向，國內衝突，立即消滅。問：「提甚麼目標？」答曰：提出組織弱小民族聯盟之主張，全國人一致去幹這種工作，譬之射箭，以列強爲箭塚，四萬萬人，有四萬萬支箭，支支箭向同一之箭塚射去，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線，每支箭是不生衝突的，於是安內也，攘外也，就成爲二而一，一而二了。奉勸讀者諸君，如果有志救國，非研究我的厚黑學不可。

我們學過物理學，即知道凡是鐵條，都有磁力，只因內部分子凌亂，南極北極相消，才顯不出磁力來，如用磁石在鐵條上引導一下，內部分子，南北極

排順，立即發出磁力，我國四萬萬人，本有極大的力量，只因內部凌亂，故受外人的欺凌，我們只要把內部排順了，四萬萬人的心理，走在同一的線上，發出來的力量，還了得嗎？問：「四萬萬人的心理，怎能走在同一的線上呢？」我說：我發明的厚黑學，等於一塊磁石，你把他向國人宣傳，就等於在鐵條上引導了一下，全國分子，立可排順，以此制敵，何敵不摧，以此圖功，何功不克。只要把厚黑學研究好了，何畏乎日本，何畏乎列強。

日本的厚黑家，可以反詰我道：據你說：吳蜀二國，結下不解之深仇，諸葛武侯提出伐魏之說，以魏爲目標，二國立卽和好。而今你們中國人，仇視日本，我日本提出「中日聯合，抵抗蘇俄」的主張。以蘇俄爲目標，豈不與諸葛武侯聯吳伐魏的政策一樣嗎？怎麼你這個厚黑教主，還說要攻打日本呢？我說：你這話可謂不通之極。荊州本是孫權借與劉備的，孫權取得荊州，物歸原主

，吳蜀二國，立於對等地位，故能說聯合伐魏的話。日本佔據東四省，進窺平津，純是劫賊行爲，世間那有同劫賊聯合之理？必須恢復了九一八以前的狀況，荊州歸還了孫權，才能說聯合對俄的話，日本是入室之狼，俄國是臨門之虎，歐美列強，是宅左宅右之獅豹，必須把室中之狼驅逐出去了，才能說及門前之虎，才能說及宅左宅右之獅豹。

## 厚黑叢話卷六

成都華西日報廿五年  
三月四月

我是八股學校的修業生，中國的八股，博大精深，真所謂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，我寢饋數十年，只能說是修業，不敢言畢業，我作八股有兩個秘訣：一曰：抄襲古本，二曰：作翻案文字，先生出了一道題，尋一篇類似的題文，略改換數字，沐手敬書的寫去，是曰抄襲古本，我主張弱小民族聯盟，這是抄襲管仲蘇秦和諸葛亮三位的古本。人說冬瓜做不得餛飩子，我說：冬瓜做得餛飩子，並且冬瓜做的餛飩子，比世界上任何餛飩子，還要好些，何以故呢？世界上的餛飩子，只有裏面蒸的東西吃得，餛飩子吃不得，惟有冬瓜做的餛飩子，連餛飩子都可以當飯吃，此種說法，即所謂翻案文字也，我說：厚黑可以救國，等於說冬瓜可以做餛飩子，所以我的學說，最切實用，是可以當飯吃的。